

风吹麦浪 岁月滚烫

□王雷

上世纪80年代的冀中平原,5月南风掠过滹沱河两岸,万亩麦田便褪去青涩,翻起层层金浪。“三夏”不等人,抢收又抢种。这句祖辈传下来的老话,像根紧绷的弦,一到芒种就准时拨动,催着家家户户奔赴田间。那是一场与暑气赛跑、与农时较劲儿的战役,镰刀的寒光、车轮的尘烟、汗水的咸涩,交织成一代人最滚烫的乡村记忆。

麦收时节,劳力就是底气。天刚露鱼肚白,村庄还浸在薄雾里,鸡鸣就撕开了宁静。我揣着母亲备好的粗布帕子,跟着父亲、哥哥往麦田走,脚下的土路被晨露浸得松软,踩上去“沙沙”作响。田埂边的野草沾着露珠,嫩黄的芽尖顶着泥土,远处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勾勒出平原特有的开阔轮廓。大人们扛着磨得发亮的镰刀,木柄被岁月摩挲得光滑湿润;半大的孩子提着竹篮,专捡掉落的麦穗;奶奶挎着竹编饭篮,里面是凉透的绿豆汤和贴饼子,蹒跚着跟在后面。学校放了半月麦假,在外打零工的舅舅、姨父也赶回来,就连出嫁的表姐,也带着女婿回娘家搭手。

割麦的苦,是刻在骨子里的疼。日上三竿,暑气像蒸笼似的裹过来,气温飙到三十七八摄氏度,热风卷着麦芒,往衣领和袖口钻,扎得皮肤又痒又疼。父亲弓着腰,左手攥住六垄麦秆,右手挥镰“唰唰”作响,金黄的麦捆应声倒地,麦茬齐刷刷露出地面。我学着哥哥的样子,攥着四垄麦秆,镰刀却总不听使唤,要么割不断麦根,要么把麦秆劈得七零八落,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迷了眼睛,擦一把脸,反倒蹭

得满脸麦糠,引得旁边的婶婶们直笑。弯腰久了,腰杆像灌了铅,直起身时眼前发黑,得扶着麦捆缓好一会儿才能站稳。可没人敢多歇,麦熟一响,要是遇上雷雨,一整年的收成可能就泡汤了。

邻里互助是“三夏”里最暖的光。东邻家劳力少,西邻家吃完早饭就主动凑过去。歇晌时,田埂上摆开各家的饭食:张家的捞蒜面拌着黄瓜丝,李家的贴饼子就着咸菜疙瘩,王家的绿豆汤里飘着薄荷叶。大家蹲在树荫下,边吃边唠,说今年的麦子成色,算着交公粮的数量,笑声混着蝉鸣,在麦田上空飘得很远。谁也不计较谁多干多少,只知道“麦收无闲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割好的麦子要尽快运到打麦场。上世纪80年代,俺们村里大多是毛驴车和架子车,父亲和哥哥装车,麦个子要码得像小山,外层用草绳捆牢,防止半路散落。后来村里有了第一台小四轮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一响,全村都知道“老王家要运麦了”。打麦场在村东头的空地上,家家户户的麦垛堆得密密麻麻,金黄的麦秆透着麦香。早几年用石碾轧场,毛驴拉着石碾在摊开的麦秆上慢悠悠转圈,父亲手里牵着缰绳,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梆子戏;到了80年代末,绿皮脱粒机成了“主力”,轰隆隆的机器声震耳欲聋,几个人分工合作,有的往机器里送麦秆,有的接麦粒,有的扫麦糠,忙得脚不沾地。

扬场是个技术活,得等风来。父亲攥着木锨,铲起混着麦糠的麦粒,顺着风向高高扬起,麦糠被风吹得像雪花似的飘远,饱满的麦粒“簌簌”落下,在地上堆成金黄的小丘。

我总想试试,可木锨沉得扛不动,好不容易铲起一点儿,要么扬得太低,麦糠和麦粒分不干净,要么扬偏了,麦粒全洒在外面,父亲就笑着接过木锨:“这活得练,急不来。”

麦粒入袋,抢种就紧接着开始。“收麦如救火,种秋如抢宝”,拖拉机带着旋耕机翻地,泥土味儿扑面而来,母亲跟在后面撒化肥,哥哥推着播种机,玉米种子顺着漏管埋进土里,覆土、压实,一气呵成。有时候忙到深夜,田间的马灯亮成一串,人影在灯光下晃动,蛙鸣伴着拖拉机的声响,成了夏夜里最特别的催眠曲。

麦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交公粮。晒干扬净的麦粒装在麻袋里,鼓鼓囊囊的,拖拉机拉着去镇上粮站。排队时,粮站的院子里挤满了车和人,大家互相打听今年的收购价,工作人员用铁钎插进粮袋,抽出一把麦粒查看成色,合格了就过磅、入库。看着麦粒被倒进粮仓,父亲脸上才露出舒展的笑——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够一家人吃一年,这趟“三夏”才算真正忙活完。

如今再回冀中平原,联合收割机半天就能割完几百亩麦,打麦场早已变成了蔬菜大棚,镰刀、木锨成了爷爷收藏的老物件。可每当南风再起,麦浪翻滚,那些弯腰劳作的身影、田埂上的欢声笑语、脱粒机的轰鸣声,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夏”,是庄稼人用汗水浇灌的希望,是邻里间不分你我的温情,是平原儿女对土地最虔诚的敬畏。那段滚烫的岁月,早已融进麦香,刻进乡愁,成为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掉的珍贵记忆。

我的父亲

□许月霞

我的父亲今年85岁了,耄耋之年的他身子依旧硬朗结实,精神矍铄,日常生活从容安稳、条理有度。

岁岁端午,粽香先行,这是父亲多年不变的温厚习惯。每到端午前夕,父亲总会早早备好食材,亲手包上许多粽子,细心分好,留给我们兄弟姊妹各家一份。就在昨天,他依旧如常包好了粽子,特意叮嘱我和弟弟妹妹回家来取。一缕缕粽香,年年如约而至,包裹着父亲朴素深沉的疼爱,串联起我们一家人最温暖的牵挂与团圆。

母亲离开后,父亲独自生活,所幸日子恬淡安稳,并不孤单。他身边一直陪着一只叫妞妞的泰迪犬,性情温顺乖巧,日日月夕相伴,一人一犬彼此慰藉,温柔填满了平淡的日常。

父亲在小区里人缘极好,活泼可爱的妞妞更是邻里皆知的“小明星”。楼下热心的刘大妈时常惦记着妞妞,常常给它准备好吃的;院里的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它,总爱追着妞妞奔跑嬉戏。每次我们兄弟姊妹无论谁回去,妞妞总是最先跑过来,热情扑闹,热闹又暖心,让安静的小屋瞬间充满生机。

父亲的晚年生活简单而充实。每天下午,小区的老伙计们都会聚在一起,和他一起打打麻将、聊聊家常。老友相伴,冲淡了独处的清寂,也让我们做子女的少了许多牵挂与不安。我们时常回家陪伴父亲,平日里也常常电话问候。可父亲向来体贴,总怕耽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每次都宽慰我们:“我挺好的,你们都忙自己的事,不用牵挂我。”他从不给儿女添一丝负担,默默把自己的晚年生活打理得安稳舒心,把所有包容和温柔都留给了我们。

85载春秋,父亲一生平凡朴素,却用最坚韧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用最柔软的爱意温暖着我们一生。一个个亲手包的粽子,日复一日的安然日常,句句体谅人心的叮嘱,都是藏在岁月里最厚重的父爱。唯愿往后时光温柔以待,愿父亲好好保重身体,平安康健、喜乐无忧,从容顺遂,稳稳活到一百岁,让我们岁岁年年常伴身旁,年年岁岁承欢膝下。

本版邮箱:yzwbwszh@163.com

父亲回村

□梁桐纲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的支流小清河河南岸,历史上有一个两个村庄连在一起的大村子,叫陈村、杜北村。20世纪20年代,杜北村又被划分为前、后杜北两个村庄。这样,屋檐相碰的三个村同饮一方水,大路相连的村民同走一条街的情景延续至今。于是,便有了从古至今流传甚广的“陈村、杜北一条街”的说法。就是这条街,犹如一条长长的录影带,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放记忆,也记载了父亲当年沿这条街回村的一些往事和乡亲们津津乐道的美谈。

1947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还在响个不停,年轻的父亲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离开村庄参加革命,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杜北大街是他在休息日从远方回家省亲的必经之路。伴随着石家庄解放,我的家乡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那时,父亲回村,要么是徒步行走,要么是半路寻求搭乘一辆沿途的牛拉大车。如果搭车,每当进村,从前杜北村口起,父亲便会跳下车来徒步进村。那时所谓的杜北大街,其实是一条最窄处只有几米宽,路面被大车轮出两条沟痕深嵌,混杂着牛羊马粪,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水沟汪的村中土路。记忆中的那种大车是用优质硬木制成,有1.5米高的圆轮,轮外常箍以铁皮或铁圈以增强耐磨性,车轴与轮毂之间嵌有耐磨“车键”,并涂抹棉油或黑油润滑,一般用牛驾辕牵引。在杜北大街徒步行走的父亲,有时踏着尘土,有时

踩着泥泞,一路行走,一路礼貌地和街上的乡亲们打着招呼,相互间嘘寒问暖,直到穿过前杜北村,跨入位于后杜北村的家门。

后来,父亲有了一辆二手26型自行车,回村时有了交通工具,行走方式变了,但进村下车的做法没有变,只是由徒步变成了推着车子,一路和乡亲们互递问候。再后来,那辆二手自行车破旧了,成了我不满10岁时学骑自行车任意倒地摔碰的教练车,父亲买了一辆28的新自行车。那时,村里的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儿时的我,时常坐在父亲骑的自行车前横梁上出行,父亲总是推着我出入村里。到单位上班是有时间要求的,徒步比骑车费时,父亲便把在村中走路的时间计算在内,推着车提前出发。我曾埋怨和不解地问父亲:“有车怎么不骑上行走?”父亲的一席话让我铭刻至今:“家乡是你的根,乡亲是你最近的人,今后你长大了,就是读书工作了,也要懂得礼貌待人,看得起农民,有了个车子,骑着在乡亲们跟前兜风,被人瞧不起。”那时,我懵懂地理解了父亲进村的做法,更理解了他有时雨后进村,道路泥泞,推着自行车难以行走,就是肩扛自行车走在杜北大街,也要不时地站住,和路边的乡亲打个招呼……

多少年后,我看到过老一辈乡亲,见到在硬化后的大街上,骑车仰着头横冲直撞的人,常常随口而出:“你看人家老干部梁雨山,那时进村就下车……”我知道,那话语间有肯定、有赞美。我想,大家的评说,驾鹤的父亲一定听到了。

端午知味岁岁长

□汪小科

每年端午,我都给儿子普及端午节文化知识。

有一年端午,儿子问我:“妈妈,书里说的‘鸭蛋络子’啥样?”“吃粽子要剪线、剥叶,这么麻烦,怎么不把粽子直接做成糯米团?投进江水里喂鱼,鱼吃起来也方便呀!”一时间,我竟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我在网上找了张图片给儿子看,告诉他鸭蛋络子是用这种彩线编织而成的网兜。粽子要裹上粽叶、扎上绳子,吃起来才有粽叶香。

听完我一番牵强附会的解释,儿子似懂非懂地点头。他学着我的样子,剥开一个咸鸭蛋,用筷子轻轻一捅,油就像爆浆一样,汩汩地往外流。可儿子吃几口就扔在了另一边,说太咸。他拿起一个粽子,剥开后咬了几口,发现不是自己喜欢的馅,又扔在了另一边,去剥下一个粽子。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粽子,瞪着他说:“你知道这些食物有多来之不易吗?竟敢随意糟蹋,罚你今天不许吃饭!”儿子撅起小嘴望着我,一脸委屈的模样。这时,我才想到他吃惯了即食的粽子和咸鸭蛋,从未

见过包粽子和腌咸鸭蛋的过程,又何来感同身受?

为了慢慢改变儿子,之后每逢端午前夕,我都会提前做好“功课”:我买来粽叶、糯米和馅料,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包粽子。我不会像长辈们那样腌红泥草木灰咸鸭蛋,就用简单的“盐水法”腌咸鸭蛋。我笨手笨脚,包出的粽子品相不一,就丰富了馅料的种类。红枣馅、豆沙馅、鲜肉馅、蛋黄馅、水果馅的粽子,我都一一包过,品相不佳,口味来凑。腌出的咸鸭蛋不出油,还很咸,我就将咸蛋黄碾碎,与南瓜、豆腐或蒜薹同炒,或做成咸蛋炒饭、咸蛋点心。品质不佳,花样来凑。儿子见我倒腾得有趣,常走过来看热闹。我顺便叫他搭把手,体验一下做美食的辛劳与不易。

后来,儿子尝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滋味,吃粽子再也不挑三拣四。端午节这天,当他知道江面上要开始赛龙舟了,就揣上几个粽子,兴冲冲地跑到江边,将粽子抛入江中,然后双手合十。或许他是在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仰与哀思,也感恩每个端午节让他懂得了心存敬畏,爱惜拥有是人生的重要课题。